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78, No. 1551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CBETA 掃瞄辨識

No. 1551-A西舫彙征序

夫法藏翑闢四淨。艤願船于樂津。能仁誓攝五濁。駕慈舡於苦海。此擡彼搦。務在弘濟羣生。讚勝折劣。惟期善誘諸趣。噫覺皇出現。惟此為一大事因緣歟。何其嘔心瀝血。說此難信。躬此難行。僧祇劫來。少無疲厭也。然吾嘗聞之。淨剎寶池蓮華化生之人。金軀香潔。月容端好。福智俱隆。快樂自在云。大抵據因以感果。則隨其心淨。佛土自淨矣。淨業行者。必須修心。如蓮之皎潔無瑕。如蓮之清香遠徹。如蓮之處染常淨。如蓮之入水不著。然後乃托蓮胎。而初發心時。便有一朵蓮華。生芽於德水之中。隨人勤慢。華為榮悴。此理昭然。更何疑乎。且不待聖而興。自是上等。見賢思齊。正為吾儕今日之急務。故搜輯從古諸上善人。歸化靈蹟。亟付剞劂。欲與蓮社法侶。共覩先進之模楷。庸作西邁之章程耳。在昔道珍闕經。不得附載于歸帆。通志易服。僅能追泛於去舶。古德云。生死忙忙古渡頭。彌陀撥動濟人舟。無時不作難遭想。歡喜同登解脫船。以知愛河滉瀁。慾浪淘湧。須用舟楫。乃能涉險濤。達願海。誕登彼岸也。故名其書。曰西舫彙征云爾。

皆祝犁亹安南至日　　釋　瑞璋　題

西舫彙征目錄

卷上尊宿瑞化(晉)
辯覺慧遠
覺寂慧永
慧特
道生
曇順
僧叡
曇恒
道昺
曇詵
道敬
佛馱邪舍
跋陀羅
曇翼
曇邕

僧濟
慧恭
法安
慧虔
(南宋)
曇鑑
道海
曇泓
道廣
道光
曇弘
(齊)
慧進
(梁)
道珍
(魏)
曇鸞
(北齊)
慧光
法琳
僧柔
(周)
慧命
法音
僧崖
(隋)
智舜
真慧
智通
南嶽慧思
天台智顗
慧成
慧命
灌頂

法喜
等觀
法俊
道喻
壽洪
法智
慧海
汶水沙彌(唐)
善冑
法祥
明瞻
道綽
道撫
光明善導
智琰
神素
功逈
道昂
善道
惟岸
法持
慧日
般舟承遠
僧衒
啟芳
圓果
辯才
自覺
五會法照
臺巖少康
懷玉
齊翰
神皓
僧藏

寶相
百丈大智
智欽
法順
懷感
德美
(石晉)
志通
(宋)
紹巖
守真
晤恩
義通
知禮
遵式
有基
本如
永明延壽
慧才
思義
元淨
從雅
若愚
智深
處謙
圓淨省常
悟新
真歇
懷深
宗曉
寂堂
宗坦
子元
懷義

智圓
僧藏
有嚴
中立
擇瑛
思照
宗利
齊玉
仲閔
瑩珂
靈照
可久
宗本
善本
元照
道言
慈覺宗賾
惟月
思敏
行詵
法持
慧亨
用欽
妙生
惟渥
冲益
法宗
睎湛
曇懿
太微
思聰
了義
慧誠
祖南

法因
了然
智仙
思淨
如湛
思梵
文慧
慧明
智廉
淨觀
利先
師安
如寶
顯超
有開
道生
若觀
覃異
元肇
智印
戒度
道琛
有朋
妙雲
睎顏
了宣
善榮
祖輝
如鑑
祖新
(元)
中峯明本
善住
天如惟則

優曇普度
妙文
盤谷
(明)
楚石梵琦
祖香
慧日
蓮池袾宏
寶珠
真青
佛石
黃州僧
海寶
藕益智旭
實相
(清)
道樞
具宗
大真
林谷
萬緣
本冲
廣志
實定
佛安
際會
達文

高尼淨因(隋)
大明
(南宋)
法盛
道爰
法藏

(唐)
淨真
悟性
(宋)
能奉
慧安
(明)
無為
(清)
本印
遂欽
律宗
佛琦

卷下居塵卓行烏長國王(晉)
劉程之
張野
周續之
張詮
宗炳
雷次宗
闕公則
(梁)
庾銑
高浩象
(隋)
宋滿
(唐)
李白
白居易
韋文晉
汾陽老人
鄭牧卿
張元祥

李知遙
馬子雲
于昶
元子才
元子平
(石晉)
張抗
(宋)
鍾離瑾
鍾離景融
文彥博
蘇軾
楊傑
馬亮
馬玕
馬永逸
胡闓
葛繁
王古
江公望
王冲
張廸
賈純仁
梅汝能
馮楶
吳秉信
錢象祖
王仲回
張榆
陸沅道
王日休
房嗣
孫抃
王闐

眷定國
樓汾
魏世子
葛濟之
左伸
范儼
閻邦榮
姚約
沈銓
梅福
孫良
胡暠
唐世良
陸偉
李秉
邵彪
陳企
劉慧仲
李子清
李彥通
陸浚
魏師贊
何曇遠
大善寺童
倪道者
馮珉
黃打鐵
計公
徐六公
沈三郎
(元)
何曇迹
(明)
朱綱

顧源
朱元正
丁明登
唐時
劉通志
唐廷任
楊嘉禕
郝熙載
戈以安
孫叔子
戴百戶
華居士
蓮華太公
郭大林
糖擔老人
吳江老人
(清)
吳澆燭
吳叔寶
吳瞻樓
黃攝六
余集生
金光前
韓承山
喬忠我
翟夢鯉
沈養素
戴公烈
沈敬孚
顧天瑞
陸士詮
馬[冗-几+丁]良

在閩清操(隋)

獨孤皇后
(唐)
姚婆
(宋)
荊王夫人
吳縣君
馬朝奉妻
蔡縣君
馮少師女
鄭氏
陸宜人
朱如一
樓慧靖
周妙聰
秦淨堅
鄭淨安
秦淨樂
黃氏
袁氏
陳氏
王氏
孫氏
李氏
王氏
盛氏
沈氏
蔣婆
任夫人
約山翁婆
裴氏
溫靜文妻
孟氏
梁氏
陳(念佛道者)

陳氏
胡淨安
孫氏
郭妙圓
周行婆
龔氏
鍾婆
黃婆
朱氏
淨心
周氏
項玅智
沈妙智
崔婆
(元)
陶氏
周婆
(明)
鍾氏
薛氏
于媼
方氏
陶氏
孫中官母
徐氏
李氏
朱氏
楊選一妻
湯公甫母
蔡坦如妻
(清)
張氏
徐氏

卓氏
江太君
傅德蓮
太宜人
陸氏
俞氏
陸氏
曹氏
許氏
陶瓊樓
汪鏡智
費孺人

發悔頓超惟恭
雄俊
京屠
張鍾馗
張善和
金奭
吳瓊
鄭鄰
錢青侯

含識俱往裴氏鸚鵡
門沙鸛鴿
天台鸛鴿
劉成魚
吳雪崖鷄
參將蛇
天一犬

No. 1551

釋　秋波堂　瑞璋　輯

尊宿瑞化

法師諱慧遠

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甯。適南路梗塞。時釋道安建剎於太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常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秕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繼晝。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安師常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間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作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復興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寖眾。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它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朝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楩柟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剎。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先居西林)慧持(遠師同母弟)道生曇順(並羅什門弟)僧叡曇恒道昺曇詵道敬(並遠師門人)佛馱邪舍(此云覺明。罽賓國人)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衛國人)。名儒劉程之(號遺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眾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來貶。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釋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華漏。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覩聖相。沈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義熙八年先逝)慧永(義熙十年先逝)劉遺民(義熙六年先逝)在佛之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頹。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

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潯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於西嶺。累石為塔。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粵稽淨土法門。雖傳於震朝。至佛圖澄而著。由澄而得道安。安之門有遠公。負荷至教。廣大聖道。名重帝王。法流天下。百世之下。推師為淨業始祖焉。

慧永

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潯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憩廬山。捨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精心克己。容嘗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桓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為禱之。尋愈。鎮南將軍何無忌鎮潯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眾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斂衣求屣欲起。眾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於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

慧持

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眾經。遊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毗曇論。四方雲聚。琅琊王珣與范甯書問。遠持二公孰愈。甯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公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鄀-卑+((白-日+田)/廾)]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籍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繼軌師蹤焉。

道生

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辯。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

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亡筌得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邱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彌沙塞律。傳於世。既而辭眾。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眾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眾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眾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

曇順

黃龍人。幼出承訓。羅什講釋羣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眾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僧叡

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眾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眾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眾見臥內一金蓮華倏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曇恒

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羣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二。

道昺

潁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眾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眾念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詵

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眾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加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道敬

瑯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蚤夜勿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佛馱邪舍

(晉言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毆之。遂手足攣躄。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為憂(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為諸人重。至三十猶為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毗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興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朝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邪。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纊。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毗娑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四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凉州。

佛馱跋陀羅

(晉云覺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裔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常與僧迦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覩法眾清淨。慨然東顧曰。吾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於眾。孰能遂我祈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眾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秖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眾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茇舍而居。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教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朝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

曇翼

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豹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遙為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詳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於朝。勅建法華寺(今天衣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於庵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朝雉殞。即為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以翼。

曇邕

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神端雅。從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為襯。禮謝而去。師後往荊州

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

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乘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復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慧恭

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覺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勞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眾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

法安

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朝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為寺業。嘗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床前云。此下有銅鍾。寤即掘之。果得二鍾。取青成像。而以銅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慧虔

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歎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眾曰。願乘講道。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眾。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虔公耳。虔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曇鑑

宋時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朝趺坐而化。

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弘東轅道廣弘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曇弘

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崦聚薪焚身。得舍利。數百人見弘身金色乘金鹿向西去。

慧進

齊永明初。於揚州高座寺。發願誦法華。用嚴淨土。執卷病生。乃復造經百部。以悔宿障。部帙既滿。病亦隨愈。聞空中聲曰。汝事已辦。汝願已遂。欲生淨土。非汝而誰。一日無病念佛而化。

道珍

梁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標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艫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朝則知珍遷化。

曇鸞

鴈門人。少遊五臺。感靈異出家。而性嗜長生。受陶隱居仙經十卷。還洛下。遇菩提流支。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其為壽也。河沙劫石莫能比焉。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鸞大喜。遂焚毀仙經。晝夜專誦觀經。修三福業。觀想九品。寒暑疾痛。曾無少懈。北魏主嘉之。號為神鸞。勅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自知時至。集眾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念佛。西向稽顙而化。眾聞天樂自西以來。良久乃已。

慧光

北齊時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眾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謦欬。言氣俱盡。

法琳

晉原人。常誦觀經。輒見一僧大身在前。北齊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鍾聲。眾就視之。即席而化。

僧柔

學方等諸經。齊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慧命

北周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攜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眾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或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僧崖

北周益州多寶寺。發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供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也。坐亡之時。眾見寶華紛紛。師披衲執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而去。

智舜

入廬山踵遠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隋大業初。

真慧

隋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黃精絕粒。築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依像作觀。挺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華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之聞鍾。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智通

隋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凄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於懺堂。眾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霧然。

慧思

陳時來居南岳。專誦法華。嘗夢阿彌陀佛彌勒佛與之說法。夏竟受歲。豁然大悟法華三昧。所未聞經。不疑自解。後將順世。即集門學。連日說法。端坐唱佛來也。即合掌而逝。

智者大師

諱智顗。姓陳氏。潁川人。母夢香烟五采。縈迴入懷。誕靈之夕。神光照屋。七歲入果願寺。聞思禪師止大蘇山。即往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因示以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宿通潛發。見靈山一席儼然未散。以所證白師。思歎曰。非汝莫證。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初旋陀羅尼也。大建元年。至金陵闡化。嘗披一破衲。說法天台。二十餘年。疏觀經。著十疑論法華玄義等書。勸人進修淨業。後於石城石像前。將示寂。令唱無量壽佛及觀經首題。合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又曰。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

我。言訖加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後有僧求知師生處。乃夢觀音金容數丈。智者從後。告僧曰。汝決疑否。再驗智者。生西方矣。

慧成

居枝江。誦阿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臥。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成乘蓮華上。隱隱西沒。

慧命

天台仙城人。臨終誡門人。精進淨行。眾忽見阿彌陀佛領眾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灌頂

章安人。臨終示疾。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法喜

常行方等禮懺。有一雉來。責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迴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

等觀

居天台。常誦法華。一夕澡浴。面西趺坐。念佛菩薩及智者名。復說三觀法門。言畢而終。

法俊

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眾見凌空西向而去。

道喻

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

壽洪

汾陽人。常念往西方。將亡。見兜率天童子來迎。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眾念佛。遽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法智

居國清寺。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下光映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能具食餞我。眾為具之。食訖無它異。眾疑其侮。宿房而候之。夜未央。忽安坐床上。念佛而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謂天曉。

慧海

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汶水二沙彌

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眾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善冑

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眾曰。佛光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亡。

法祥

住楊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益。必用迴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伽皷翼。祥倏然而化。

明瞻

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會焉。日過午。整威儀。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道綽

并州汶水人。十四出家。習經論。晚事瓚禪師學禪。後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徧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貞觀二年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會。俄見鸞空中。乘七寶船。謂綽曰。汝淨土堂宇以成。眾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皆忻仰歎異。

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法師善導

唐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激發四眾。每入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冰。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襯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眾。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

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而化。高宗知其事。賜寺額曰光明。世傳彌陀化身。而立為蓮社二祖云。

智琰

居武邱。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琰與寺眾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神素

居蒲州。講阿毗曇成實論。願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功逈

浚儀人。行普賢懺。身不倚者三十年。一日普賢來。乘六牙象。地皆銀色。晚年專講法華。每至藥草喻品。天輒降雨。又撰佛地論疏。願迴所詮之益。得生淨土。疏成。五色異光照其室。逈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願足矣。乃繫念西想。不食而化。

道昂

平時修淨土業。一日升高座。誡飭徒眾。遽揖曰。彼天眾何雜沓而來。天道由來非吾願。若淨土相迎。即聞命矣。因瞑目久之曰。阿彌陀佛光明照我。諸化菩薩又來會此。於是奉爐叩首陳慶。忽爐墜而化。

善道

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跡。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親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眾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池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惟岸

并州人。常修十六觀門。曾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得覩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無聲。

法持

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常繫念淨土。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旨。見神旛數十西來遶山。旛出異光。以燭其室。

慧日

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祈請者或現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之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達長安。進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

法師承遠

始學於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於玉泉真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為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天子南嚮面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櫼。以為僕從而媟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丕勒誘掖。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宗朝。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壽九十一。世推為蓮社三祖云。

僧衒

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聞淨土之法。始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終七日。異香不散。

時啟芳圓果二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慶忭。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

我名。皆生我國。又見寶旛珠網。有梵僧御寶車中謂曰。吾法藏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輩。佛指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鍾聲。芳果曰。鍾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

辯才

襄陽人。潛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護戎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趺坐而化。眾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自覺

居平山重林院。為鬼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嘗發四十八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眾建剎。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接覺首曰。守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見大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於像前。跏趺而化。

國師法照

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剎。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眾。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當是五日為一會耳)。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覲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池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為眾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繞。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着見大聖處。忽覩眾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

。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羣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眾曰。吾事畢矣。數日別眾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於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而蓮社立為四祖云。

法師少康

縉雲仙都人。俗姓周氏。母羅氏。夢遊鼎湖。峯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芙蕖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母攜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敬佛不。遽答曰。我佛釋迦誰不為敬。父母愈敬異。遂舍令出家。年十五誦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迦諸論。唐貞元年。初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上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它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今嚴州是)。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眾。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臺三級。集眾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眾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眾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旋。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巖。號臺巖法師。而蓮社立為五祖云。

懷玉

丹邱人。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彌陀經三十萬遍。天寶元年。見佛菩薩滿虛空中。一人持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聖眾遂隱。師彌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眾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婆娑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金臺西下。迎玉而去。郡太守段公作偈贊曰。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惟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為罣金臺。

齊翰

居武邱。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即見淨土境相。忽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芙。藻輝映兮寶光隨。乘光西邁兮偕者誰。初師十年在疾。弟子問曰。和上舍生。何乃抱病。師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即回瞻聖像而亡。

神皓

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材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僧藏

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餧蚊。念阿彌陀佛。二十年許。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華召我。乃整衣西向而化。

大行

入泰山行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彌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覩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僖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封開國公。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右脇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寶相

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過。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眾自西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

百丈大智

馬祖嫡嗣。天下叢林共宗。而祈禱病僧。化送亡僧。悉歸向淨土。以為超度。

智欽

專習禪業。又禮一萬五千佛名一百遍。後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願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窓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旛華寶盖。勝空飛下。欽應時化去。

法順

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歸則順亡。

懷感

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德美

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年別般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眾。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於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志通

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念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於樹。乃復整心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眾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寺眾舁歸。身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一夕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相現前。乃起禮佛。趺坐而化。

紹岩

居錢塘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生淨土。一朝有蓮華。生於陸地。岩誓焚身供養西方三聖。吳越王俶力勸止之。又往投身曹娥江中。如有物扶其足。漁者救之。得不弱。吳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居之。一朝見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然坐化。

守真

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座而化。

晤恩

姑蘇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爐三遶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次日恩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眾聞空中絲竹之音。依俙西去。

義通

高麗人。居四明寶雲。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常呼人為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後右脇念佛而化。

知禮

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朝。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遵式

初居天台東山。徧行四種三昧。後往四明寶雲。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及居天竺靈山。於寺東建日觀菴。為送想西方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懺儀。為杭守馬亮。述淨土行願法門。往生略傳。後居草堂示疾。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

有基

學於寶雲。住太平興國寺。一日示疾。為弟子廣談圓旨。眾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於此。即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壯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華。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智歎曰。臥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本如

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集百人。修法華懺一年。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眾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啟塔。尊容如生。有蓮華產於塔前。

法師延壽

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為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蝦。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師有緣。它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岩。九旬習定。有烏巢於衣裓。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鬮。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今淨慈)。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歡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高麗國王致書獻物。敘弟子禮。師以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舘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又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亡。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崇寧

中。追諡宗照禪師。蓮社立為六祖云。

慧才

號廣慈。晚居雷峯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面西趺坐而化。

思義

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眾而逝。眾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元淨

號辯才。住上竺。謝去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修淨土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脇。吉祥而逝。

從雅

學於天竺海月。誦法華經五藏。彌陀經十藏。金剛經四藏。每字三拜。禮法華三過。自餘誦經禮拜無虛日。誓生安養。主客楊傑述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之。後於四月八日。面西趺坐而化。空中奏樂。室內聞香。

若愚

居霅川仙潭。學於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眾諷十六觀經。端坐默聽畢。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遙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智深

號慈行。學於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眾。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處謙

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經阿彌陀經。端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眾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法師省常

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

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旦為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若此。比邱同志復千。大眾有以見西湖之擬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塔於鳥窠禪師之墳側。蓮社立為七祖云。

死心悟新禪師

繼席黃龍。宗風大振。而切意淨業。著勸念佛文。令人發哀起信。

真歇清了

嗣丹霞淳公。洞下一宗。至師大顯。而卓菴補陀。專意西方。有淨土集行世。

慈受懷深

得法于長蘆信公。專心念佛。而謂修行捷徑無越淨邦。建西方道場。苦口勸眾。

石芝宗曉

嗣月堂洵公。洞徹教部。以淨業化人。嘗集大藏諸書。有樂邦文類。行世。

寂堂

元嗣密庵傑。篤行念佛三昧。感金甲神自天而降。夢紅蓮華從地而出。由是十洲蓮宗大行。

宗坦

潞州人。申氏子。年十六師道恭淨髮五十年名播講林。晚於唐州青臺鎮。專求淨土三業四儀曾無暫忘。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夢阿彌陀佛。謂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眾。至五月四日。集眾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惟憑時刻。願眾念佛。助我往生。言已坐脫。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所持瑪瑙數珠盤於指上。眾取之。竟不能下。

子元

號萬事休。茅姓。母柴氏。夢佛入門。次早生之。因名佛來。父母早亡。年十九投延祥寺志通出家。習止觀。一日定中聞鴉聲悟道。頌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普勸念佛。代為法界眾生。禮佛懺悔。祈生安養。刱白蓮懺堂。述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立普覺妙道四字。以定名派。高宗皇帝召見。賜號慈照。後於鐸城。三月二十三日。告眾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示寂。茶毗舍利無數。勅賜最勝之塔。

懷義

溫州樂清人。父業漁懷幼時坐船尾。隨父得魚。私投水中。父怒受撻無悔。遂辭親。出家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稟法于翠峯顯禪師。凡五住道場。惟化眾念佛

。有勸修淨土說。示寂之夕。其徒智才問。壘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師豎拳示之。推枕而逝。

智圓

居西湖孤山。廣解諸經。刻心淨土。造彌陀疏及西資鈔。勸發往生。臨終坐化。以陶器合瘞。後十五年。積雨山頹。啟視陶器。形質儼然。爪髮俱長。

僧藏

汾州人。一生不受道俗禮拜。專修淨土。將終天樂。次第來迎。皆不赴及。西方佛至。別眾而化。

有嚴

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晚居檀菴。專事淨業。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為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後七日加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中立

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為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行人俱集。含笑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擇瑛

桐江人。依經論辨專雜二修。以示往生之易。又述淨土修證儀二卷。行於世。今人稱阿彌陀佛真金色一偈。即師所撰也。一夕有疾。面西凭几。念佛而化。

思照

受業錢塘淨住。刺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彌陀經十藏。法華一千部。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二百七十卷。每夜四更即起。念佛懈怠之人。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三聖。常及千眾。終師之世。凡三十年。一夕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豈非往生有兆乎。乃日請七僧。以助念佛。至七日晚。涌身合掌。厲聲念佛。趺坐結印而化。

宗利

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嘗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庵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齊玉

號慧覺。初於霅川寶藏。建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眾。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床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為我集僧念佛。首座鳴鍾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仲閔

所著教義憲章集。三衢人。於受業祥符。升師子座見銀誓。西方而至。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瑩珂

受業霅川瑤山。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闕。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升安養。承事眾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眾誦彌陀經。師曰。佛大眾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靈照

住華亭超果。每歲開淨土會。七日道俗常二萬人。夢中見三聖。跪問之曰。靈照一生期生安養。可果願不。觀音指之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一日臥病。謂侍者曰。吾往生有期矣。即面西趺坐而化。

可久

居四明開化。常誦法華。因坐化。三日復蘇。語淨土事。與十六觀經不異。見蓮華臺。皆標合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標云。大宋成都廣教院熏法華當生此中。次一金臺云。明州久法華生此。又一金臺云。明州孫十二居士合生此中。又銀臺標云。明州徐道姑當生此中。語訖復逝。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二十年孫居士化。天樂盈空。感一郡人。皆來送葬。

宗本

初參天衣懷禪師。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

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羲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華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善本

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面西而化。

元照

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一日會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加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道言

會稽人。靈芝之高弟。專修淨業。臨終數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報言。何不繫念。於是大集道俗。念佛三晝夜。將畢。自升座說法。為眾懺悔。至晚即座而化。

法師宗賾

號慈覺。襄陽人。禮長蘆寺秀禪師出家。願力弘深。洞悟禪理。元祐中。迎養老母于方丈東室。勸以策勵念佛。七年不間。母臨終果無疾善逝。師勤修化物。遵廬阜之規。建蓮華勝會。其法日念阿彌陀佛。或百聲千聲萬聲。各于日下。以十字記之。一夕夢一少年烏巾白衣。風貌清美。告師欲入蓮華會。乞書。一名賾。秉筆問名。曰普慧。又曰。家兄普賢亦求附錄遂隱。師覺謂耆宿曰。華嚴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今同大眾。結會念佛。期生淨土。感賴聖賢。幽贊錄中。乃以二大士為首。遠近向化。撰坐禪箴勸孝文一百二十則。述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它年淨土華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臨寂念佛坐化。靈芝照公稱為近代大乘導師。而蓮社推立八祖云。

惟月

居諸暨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可高八尺。駐立空中。言訖而化。

思敏

依靈芝。曾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一日偶疾。請眾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室。臨終念佛。聲出眾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異香郁然。

行詵

誦四分戒本。三日通徹。學律於大智。住明慶二十年。偶寢疾。即設像命徒。繫念數日。忽起索三衣。自唱彌陀經。厲聲念佛。加趺而化。

法持

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呪。願促閻浮之壽。蚤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哭慟懇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於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慧亨

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乍違。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回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眾念佛。復云。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脫去。

用欽

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眾曰。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嘗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黎明合掌。西望加趺而化。

玅生

會稽人。習律學。日踐淨土之業。與大通本禪師。居潮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諷彌陀經。就榻端坐。取臨終香焚之。合掌迎顧。嗒然而化。

惟渥

錢塘人。杜門謝事。閱大藏三過。華嚴法華諸經計之總二萬卷。晚年誦彌陀經二十藏。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

仲明

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冲益

居錢塘淨光。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彌陀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眾助念佛。諷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

法宗

依雷峰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合掌西望而逝。

睎湛

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作印而化。

曇懿

居錢塘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華

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眾聞念佛聲低。泊然長往。

太微

兒時投錢塘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願扃門念佛為不退。僧常縱步。後山忽聞划舡笛。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嬉。

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長弟相見。微曰。明朝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冗耳。翌朝人恠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却。加趺地上而化。

思聰

居錢塘法安。日誦蓮經二部。餘刻念佛。未嘗談及世事。忽謂弟子曰。夜來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曰。恐是魔境。不可便隨。聰曰。終時胸間有蓮華可驗。越二夕。命聲磬念佛。喜曰。佛來矣。即奄然而化。視胸前一掌許有文。紅潤若開敷蓮華之狀。

了義

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璣公。聞法開悟。即從刓落。隨所至處。扁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赴黃蘗。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眾菩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

慧誠

居錢塘資聖。誦金剛經。禮西方佛。嘗神遊淨土。親覩佛容。潛於山邦。積柴為龕。入中念佛。縱火自焚。

祖南

居南岳。刺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常時念佛期生安養。末年血乾骨立。念佛之聲。不絕一日。至方丈相對無別語。即坐而化。眉間迸出舍利。隨取隨生。

法因

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冥心淨業。偶在疾。集眾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了然

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眾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眾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屬天表

。

智仙

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眾樂和鳴。黎明始知師亡。

思淨

居錢塘北關。姓喻。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淨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彌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喻彌陀。建藍院名玅行。飯雲水。終其身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索香供佛。加趺而化。異香經旬。

如湛

試法華得度。遍歷教席。住烏鎮塔院。日誦蓮經二部。佛號二萬聲。一夕念佛端坐而化。所著教義。號假名集。

思梵

居西山。星者謂之曰。六月望。師其終乎。師曰。造物焉能制修道之人。汝言六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坐龕中。集眾端坐而化。

文慧

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為友。北峯亦好吟。慧奪筆責之曰。吾兄大法柱石。何必為此。北峯感之。遂折節為學。卒為聞人。慧專志淨業。至老益勵。臨終聞空聲云中品中生。

慧明

號晦菴。學於慧光僧錄。晚依菁山常照寺。與至叶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眾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言*(丨/下)]。

智廉

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印坐逝。

淨觀

居嘉禾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華。次日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眾。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

利先

居新城法慧。日誦法華。課呪念佛。至中夜其聲哀切。仰訴娑婆極苦。願佛早垂接引。得遂往生。如是十年。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眾念佛。西向凝望。端坐而逝。

師安

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

如寶

受業霅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佛像。願求往生。年八十一。請眾啜茶。言別。遽聞鍾鳴一聲。眾皆驚異。即向西加趺合掌。凝望而化。

顯超

博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穢迹持呪之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華徧滿。技樂雜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眾聖。如前迎接。即面西加趺而化。

有開

居霅川千步寺。專修淨業。朝暮不忘。於歲朝請眾念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逝。

道生

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能施財粧采。即集眾諷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臥房。書偈坐亡。

若觀

居烏鎮嘉會。結十萬人念佛。人各十萬聲。期先得生者。次第汲引。師請法華光明二經。日滿百部。二十年中。誦滿六十萬部。誓與羣生莊嚴淨業。一日空相來訪。相陪齋食。忽索筆書偈。趺坐而化。

覃異

居餘姚龍泉。誦法華五千部。普賢行法彌陀經各萬卷。靜室禮佛。不舍晝夜。忽微疾。集眾告曰。吾安養有期。即面西累足而逝。

元聲

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蚤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

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智印

居霅川祇園。常想念淨土。朝夜無間。病中集眾諷彌陀經。甫畢加趺。合掌而化。

戒度

習律受業棲心。晚住餘姚極樂。病中作遺書。別士夫道舊。命眾誦觀經。至法身觀。厲聲念佛。加趺而化。

道琛

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宴坐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每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一日示疾。願平日一毫之善。迴向淨土。集眾諷觀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有朋

號牧庵。住南湖。一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復令大眾唱佛。留偈坐亡。

妙雲

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庵。一朝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瓣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陳意。就座而化。

睎顏

字聖徒。四明人。一生不肯住山。晚年居桃源厲氏菴。專心念佛十餘年。嘗扁小軒曰憶佛。作偈有云。隨波追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自憐憶佛暮年深。除佛無能寫我心。誰道萬金為客好。終非一飯在家林。臨終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了宣

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冀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眾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息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帀裹之。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裹。香涎愈滋。闍維之處。舍利無算。

善榮

四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閱藏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諸經。造彌陀像。遇法會則拈施。自畫水墨觀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請眾諷普賢行法經彌陀經。念佛聲中。加趺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印。高行似之。

祖輝

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上目之。鄞尉王用享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如鑑

四明塔山。兩閱大藏。長誦蓮經。專志念佛。晝夜不懈。晚年庵居。忽示疾。請隣庵諸僧。繫念面西。加趺含笑而化。

祖新

受業四明福源。布衣糲食。為行清苦。去寺不遠。有大姓方氏。以庵延之。乃於福源。創淨土院造像栽蓮。月三八集道俗繫念。一日往別方丈曰。二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枯腸欲得索麵一椀。主人如其欲。食訖。竟往淨土院像前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像。即歸庵集眾念佛。遽出眾問訊曰。祖新已拜辭如來尊像。已拜別福源方丈。今別眾道友。十五日畢定歸去。願諸仁者。勤心念佛。蚤得相會。即趺坐念佛。遽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中峰和尚

諱明本。錢塘人。得法于天目高峯。慧辯無礙。密修淨業。有懷淨土詩百篇。道德人仰之如山斗。龍象交參。朝廷屢遣使賜金帛。敕號普應國師。春秋六十二。示寂之日。光明燦發。塔于天目山中。

善住

字雲屋。蘇州人。性稟高潔。不近聲利。掩關六時念佛。誦持大乘。禮拜懺悔。久病不易。吳中修淨土者。和尚為最。緇白多取則焉。終時異香滿室。有安養傳谷響集。行世。

天如惟則

廬陵人。得法中峯。妙悟出人。建師子林菩提正宗寺于蘇城。有臥雪立雪二室。日坐其中念佛。參學之流接武。師單提直指之外。復著淨土或問勸人。終時靈瑞不一。年六十九。塔水西之原。

普度

丹陽人。弱冠出家。初參寶山慧禪師。深器之。居廬山東林寺。善法堂。篤修念佛三昧。著蓮宗寶鑑十卷。闡化京師法王寺。灌頂國師進呈其書。降旨褒美。梓行天下。有開導人天續佛慧命復振東林之語。臨終別眾。念佛而逝。世稱優曇宗主。

妙文

九歲出家。三十始出世。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後專修念佛三昧。臨終預知時至。命諸弟子。高聲念阿彌陀佛。面西趺坐而蛻。

盤谷

狀貌不揚。而志氣超邁。性耽山水。嘗云。足跡半天下。詩名滿世間。時高麗瀋王。聞師德望。聘講華嚴。七眾傾服。瀋王大悅。後至松郡。構精舍。勤修淨業。日課念佛。年七十無疾。預告以時。端坐示寂。

楚石梵琦

蜀人。篤信西方。因抵燕京。聞樓鼓聲。大徹。洪武初。三詔說法京都。皇情大悅。後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有憶安養詩曰。日夜思歸未得歸天。涯客子夢魂飛。覺來何處鴈聲過。望斷故鄉書信稀。幾度開窓看落月。一生倚檻送斜暉。黃金沼內如船藕。想見華敷數十圍。嘗見大蓮華充滿世界。彌陀在中。眾聖圍繞。將示寂。示眾曰。吾行矣。人問何生。答曰西方。又問。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然而化。

祖香

江西新喻人。於山東龍潭寺。精修淨業。有居士王傑者築。庵延之。未幾語傑云。某日當歸。家眾苦留。香云。歸安養家耳。及期敷座。西向坐逝。舉龕入山。化火自焚。

慧日

號東溟。姓賈氏。即宋相似道之諸孫。似道謫戍。時師尚幼。志求出家。至正間。下天竺灾。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至洪武二年。上召見奉天殿。朱顏白眉。備奏稱旨。太祖顧謂眾僧曰。爾等何不質諸經奧義於白眉法師。嗣後召見。但以白眉呼之。後歸上天竺日。修彌陀懺。以臻淨業。一夕夢青蓮生方池中。寤告眾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後四日合爪趺坐而化。

法師蓮池

諱袾宏。杭州沈氏。弱冠棲心佛乘。嘉靖丙寅。依無門性天薙染。尋受具戒。單瓢隻履。遍歷知識。時辨融笑巖兩禪宗最著。就參。多所契合。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隆慶辛未。見雲棲山水幽寂。遂結茆終焉。環山多虎灾。師為諷經。施食虎。患以寧歲旱。循田念佛。隨足所至。時雨霑澍。自此化道大盛。師獨闢淨土一門。融會

三藏。指歸惟心。四方緇白頂禮問道者相踵。名公巨卿。如陸光祖張元忭馮夢禎陶望齡虞淳熙宋應昌輩。靡不心折歸依。師天性篤孝。每懷木主出遊。食則具供。叢林濟孤。必薦沈氏先宗慈悲幽冥。自習燄口。恒親設放。屢有見師座上現如來相者。觀力然也。拯救物命。譔戒殺放生文。城內外及山中俱置放生池。萬曆中。慈聖太后。遣中貴詢法。賜紫衣黃金。使者出金。歸常住。衣奉高閣。未嘗挂體。師肩荷正法。修四安樂行。以念佛三昧。普攝三根。著彌陀疏鈔雲棲法彙二十餘種。行世。臨終半月前。入城別故舊。弟子宋守一等曰。吾將他往。還山與眾話別亦如之。眾以師欲謝客。輒居長壽庵。莫測其故。至期面西念佛。端坐而逝。大眾哀請留囑。閉目復開云。老實念佛。莫換題目。時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四日。世壽八旬有一。僧臘五十。蓮宗之祖。匡山逮宗賾。而八海內論定協一。以師為九祖云。

寶珠

嘗遊杭郡嘉禾間。冬夏一衲。乞食自活。宿無恒居。平時惟念佛不絕口。人喚之。纔應對。即連聲念佛。更無雜語。一日告眾曰。吾行矣。索浴畢。化去。

真青

十九出家。參無字話。聞舟觸岸聲有省。後遷華頂天柱峰。修大小彌陀懺。夢見西方三聖。萬曆癸巳正月。告終。眾曰。和尚往生何品。曰。中品中生也。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熏。位止中品。言畢而化。

佛石

號法雨老人。母夢僧以伽黎覆體而生。幼時惡聞腥羶。十四刓染。十八受具戒於蓮池大師。三十謁紫栢禪師於金陵。親承授記。師性孤卓。不事世緣。晚年謝客。避居於武林峯頂。搆一室開一壙。曰。吾生可棲。死可瘞。既久示病。弟子請留偈。師走筆書曰。一句彌陀五十年。分明掘地討青天。而今好箇真消息。半夜鍾聲到客船。投筆而逝。

湖廣。黃州有無名僧。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撤。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崇禎癸未。黃總戎鼎守郡城。師大聲念佛。衝其道執之。適張獻忠攻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間念佛。且頻呼醒睡。軍士恨之。縛投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是四次。每東城下。則西城上。南城下。則北城上。中軍白于總戎。始敬禮焉。時黃州大饑。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化師捨身。師解衣示眾云。俟我念佛千聲即食我。念至三百聲。眾急欲加刃。忽有兵馬。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募之放生。獵人索三十金。師止得四金。獵人云。汝能執虎耳。三匝而不傷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記虎執虎耳。三匝縱之。逸虎歸依師不去師與虎同住黃麻山金剛洞中。內相盧九德督兵。過黃州。詣山訪之。欲見虎。師語虎。止探頭于外。盧欲見全身。虎乃大吼躍出。盧亦歸依焉。師一日行街中。見一鷄高聲念佛。鷄亦隨

聲而念。庚寅。師欲之武林。道經白門。寓秦淮河傍。端午見遊船。有巨公錢某。曾歸依師。呼云。錢阿彌陀佛亦在舟中耶。登岸見師。師問同遊人。知為某。某放聲大哭曰。眾生以苦為樂如是。錢懇示修行之要。師云。一心念阿彌陀佛。復云。我行後。汝有疑。可問覺浪。此明眼人也

晉陵天寧釋海寶

初值禪堂蔬腐。每晨起。輒留腐菜數擔列寺門。遇行人募錢置其上。完則令賣者收去。始攜入供僧。遇不樂施者。務里許跟隨化之。不輕易人。破衲虱盈于上。暇則席地念佛。恒拈虱易上下。總不離其身也。踰年募蔬腐外。更乞分釐。積至數金。便懇眾誦經。禮懺已。則念佛迴向。歷年如是。崇禎間。詞林鄭胙長約師朝南海。已而却之。發棹後。每見師在陸前行。追之不及。迨登山入殿。又見師在上炷香。遣使伺同回復不得。鄭抵郡。即詣寺候師。弟子云。師沈臥已月餘。茶水俱不啜。昨方索飲起耳。鄭因述其神異。郡人由此欽信。師一日廖君可來別師。師囑曰。某月日可相晤。以了世緣。廖如期至。師煮茗酌云。煩居士。為老衲作一小影。君可寫就不特形神逈。肖即敝衣蠟虱亦覺歷歷浮動。殆化工筆也。越旬日。趺坐念佛而化。

蕅益法師

智旭。號素華。初參宗門。後因大病。發意西歸。精修淨業。著有彌陀要解佛頂玄文淨信堂集天樂鳴空等書。臨化瑞應非一。

實相

中年出家于佛日寺。惟勤修苦行。照管常住。為事隨作。務隨念佛。所得即施。不留餘貲。不與人諍。亦無怒容。壬申秋。忽一日語人曰。吾明日當西逝。乃借雲棲一老人坐龕。次日洗浴。著新淨衣。刓髮未竟。已坐脫矣。

道樞

仁和人。每勸人以念佛為前矛。平居勇猛念佛。不染世緣。順治乙未。夢與神僧登玉屏峰頂。丙申六月示疾。二十六日朝。語眾曰。夜夢神僧來迓。豈即昔之登玉屏峯者耶。至戌時。忽見幡盖盈空。蓮華布地。即趺坐合掌。念彌陀佛號百餘聲。安詳而逝。龕有異香。

具宗

無錫人。以念佛三昧。誨人不倦。順治己亥。示疾約時沐浴。但著一履。密表隻履。歸西之意。誦彌陀經畢。念阿彌陀佛十聲。舉筆書大字云。廓落靈虛。無往來處。擲筆而化。

新[、/(、*、)]

諱大真。童身出家武林蓮居庵。受紹覺師之法。行般舟三昧。終時諸弟子同夢見。滿空天神執持香華唱云。迎新[、/(、*、)]大師生西方。及旦弟子聚而候之。師身康

。念佛相見如常。過三日忽坐化。

林谷

紹興人。住羅山之西界。破衲麻鞋。惟勸人念佛為要務。至終時。見白雲立。佛來迎而化。土人改其庵。曰白雲。

萬緣

俗姓喬氏。長興人。為人淳和。平日詈之弗嗔。譽之弗喜。專持彌陀佛號數十年。康熙二年六月。無疾忽自縛草龕。九月初六日。自入龕。趺坐而逝。

本冲

杭郡人。居張家寺。素專法席。開導羣蒙。康熙十一年九月。示疾告終。有頃復甦。謂大眾曰。我平日缺念佛工夫。今去無坐位。汝等當助我念佛。眾為合掌稱念。逾時而逝。

爾立

名廣志。會稽人。出家後結茅天台黃金洞。專修淨業。蘇州吳山殷天成詣天台飯僧。服師道行。延住吳山。接引庵。垂三十餘年。隨機化導。指歸淨土。從受歸戒者異百人。嘗結期念佛晝夜不絕聲。其弟子造之。見師經行之地。大書阿彌陀佛放金色光。訝之以問師。師曰。汝自本光發現耳。乾隆二十六年四月望。要弟子四人。詣庵供佛。臨別曰。明日午前當來送我。及期眾至。焚香誦阿彌陀經。稱佛名千聲。端坐而逝。

實定

號聞學。上海人。嘗主天目禪原寺。晚至蘇州文星閣。既徹法原。應機利物。慧辯無礙。時為學人。提唱念佛法門。作念佛偈云。念佛念自心。念體元空寂。當念了無依。心心無別佛。又曰。西方開淨域。不染世間情。前路無知己。君須獨自行。又嘗作淨土詩一百八首。暢演惟心之旨。普勸人發迴向心。乾隆四十一年。還江陰香山寺。歲杪得疾。明年正月三日。囑付後事。至黃昏起坐。呼眾至。命具湯。洗手者再。連稱阿彌陀佛。說偈而逝。

誓願

名佛安。蘇州人。年三十餘。投上津橋天竺庵為僧。已而住北濠大王廟。以念佛為課。得錢輒買香華供佛。放諸魚鳥。乾隆四十一年。有疾。逝前三日。遣徒往獅林寺。請僧禮淨土懺。施食一壇。期滿別眾。稱佛名。香三炷。日午曰行矣。端坐而逝。

旅亭和尚

名際會。嘉善人。得法于聞學老人。機鋒迅利。嘗主席禪原。已而至蘇州文星閣。自言在天目西方庵。修念佛三昧。風聲水聲。鳥聲蟲聲。悉皆作唱佛聲。及是掩關念佛。作偈曰。截斷世人生死路。別開化外一乾坤。不知那箇脚跟穩。放下身心入此門。乾隆四十六年。下痢。語戒弟子沈敬孚曰。晝夜彌陀十萬聲。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方少有相應分。那得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命侍者具湯沐浴。其明日遂逝。

祥峯達文

吳門人。乾隆五十六年冬。方閉關文星閣。修念佛三昧。夜夢三人入室南向坐。其一僧服。傍兩居士。神儀儼然。上有白光覆頂。文禮問大德。自何方來。僧服曰西方。文曰。莫非佛國中人否。曰然。因問大德何名。三人同聲曰。汝名甚麼。曰達文。僧服曰。却來妄語。曰真也。非妄。僧服又問。汝名甚麼。曰達文。僧服曰還要妄語。曰弟子實非妄語。僧服曰。一切眾生以妄為真。執假為實。故受輪轉。若有智者。知是虛妄。即無輪轉。汝莫自迷失本真心。當知真心無心。真知無知覺。知乃魔佛無知覺。汝當信受。莫懷疑惑。文言下開悟曰。的是佛法不可思議。又問。既自佛國中來。曾見阿彌陀佛否。左一人曰。我向汝說。汝終不信。汝須親見。始得三人齊起。各向文頂上。一拍說偈曰。應當勤精進。修諸清淨業。因深則果實。慎勿生疑惑。又曰。諸法從心生。諸法從心滅。心法本來空。取捨不可得。又曰。生佛心法等。譬如夢中境。如幻三摩提。汝已知少分。偈畢。即騰空向西而去。空中樂音嘹亮。文向晨而覺。蓋此夢。一令修淨業人解第一義。無念而念。無生而生。不住中塗。直趨寶所。二令豁達狂禪。知有淨土一門。發無上菩提。修如幻三昧。可作蓮宗眼目。

高尼淨因

大明

志尚清修。誓生淨土。每入室禮念。先着淨衣。口含沈香。文帝后甚重之。將終之日。眾忽聞沈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沒焉。

法盛

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曰。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道爰

丹陽人。先於諸事。造大像七軀。務極精麗。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

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真

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光滿寺。

悟性

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

錢塘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諸尼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慧安

居四明下水。大魁姚潁之屬也。住小溪楊氏庵。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搖曳。戒眾人勿喧。移時曰。佛至矣。令眾念佛。倏然脫去。壽九十六。

無為

蕭山來氏女。幼誓不嫁。蔬食念佛。年二十薙髮結茆。專修淨業三十。遊方參學。凡所歷處。有病苦者。隨物取與。煎湯服之即愈。嘉靖間。宮中時疫。風聞于朝。召赴有驗。賜無為心禪師之號。送歸故廬。將終日。有神僧投宿。無為却之再三。神僧勸誡。而進權宿。禪牀睡醒。不見知是。神僧便起坐。偈云。六十四年活計今朝撒手歸西。得箇菩提三昧。依然明月清風。即逝。茶毗一團舍利。塔于冠山。

本印

號岐松。吳縣人。幼多病。因發願出家。年二十五。父母送之城中圓通庵。薙染。尋受具戒。別買屋數間以居。名曰觀幻。戒行潔清。勤修福業。歷諸名剎。供佛飯僧。回向淨土。其年八月。自九華歸。結期禮大悲懺。甫逾二七。忽感微疾曰。吾生緣其盡乎。遂撤懺。專持佛名。至十月初旬。臥牀七日。右脇西向。念佛無間。已而囑付後事。命其徒。誦阿彌陀經。至三周。寂然而逝。

遂欽

號越成。無錫人。九歲出家。稍長。遇一尼師激發。專持佛名。行住無間。尋住蘇州南園白衣庵。興復殿堂。念佛益切。年五十始受具戒。至五十五。乾隆五十三年三月。鷄初鳴。召其徒曰。吾將去矣。徒曰。師無他恙。何出此言。因泣下。師曰。癡人。哭我何益。認真念佛可爾。遂趺坐西向。同稱佛名。盡炷香乃逝。

律宗

號聖可。嘉定人。三歲失母。其祖母携至蘇城圓通庵。尋薙染。受具戒。少好禮佛。長習法華經。苦不能解義。因憤詣金山。及杭州崇福。參究累冬。歸而專修淨業。屢詣諸名山。供佛飯僧。年五十三。得咳疾。遂閉關不出。以西方為期。至年六十四。正月望。集諸緇白。同稱佛名。至日昃顧視左右。勸勉修行。語劇苦切。尋舉手稱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如是者三。趺坐而逝。蓮華香滿室中。

佛琦

號見琳。長洲人。自少不願有家。既長。其母送閶門外雨華庵。薙染。尋受具戒。已而受城中崇佛庵尼道堅囑付。繼為庵主。募金千餘兩。造西方三聖旃檀像高八尺。歲結七日期場。集淨行僧。為念佛會。歷諸名山。供佛飯僧。為常州天寧寺置田州畝。晚年專修淨業。將逝前三日。見菩薩現身兩童子侍。或言。聞菊華香。師曰。此青蓮華香也。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晦。有近事女問疾。師令扶起。集眾焚香。稱佛名可二千聲。遂逝。

釋　秋波堂　瑞璋　輯

居塵卓行

烏長國王

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羣臣曰。朕為人主。雖享福樂。不免生老病死無常之苦。聞西方佛國。誓願棲神。於是日夜精勤。念佛行道。廣行布施。利樂眾生。每日設一百僧齋。王與后妃。親手行食。時請名僧。咨扣妙法。三十餘年。精專無替。一日宮中見彌陀佛西方聖眾來迎。祥瑞不一。端坐示滅。神色怡悅。

劉程之

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托。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鑱石為誓文。以志其事。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房。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搉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而披之。它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徧。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佛。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面西合掌而化。勅子雍積土為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

張野

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

字道祖。鴈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

。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舘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於武帝。辟太尉椽。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間。舘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愾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

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墳典。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潯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臥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

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教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辟為主簿。答曰。棲邱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為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閒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椽。不就。二兄卒。累甚眾。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致餼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之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舘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舘鷄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學子侄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上。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舘。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闕公則

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闕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庾銑

新野人。梁武帝召為黃門侍郎。不赴。六時念佛。一夕見道人自稱願公。呼銑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四年願公復至。遂化去。空中言上行先生已生安養。

高浩象

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藻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遙睇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宋蒲

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異香乘空而行。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李白

字太白。作金泥畫西方淨土變相并序云。我佛金天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剎。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海水。端坐說法。湛然長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羅網彌覆。欄楯周張。硨磲瑠璃。為樓殿之飾。玻瓈瑪瑙。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若已發願。未及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灼然難名。讚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佑為舟梁。八十億劫罪。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覩玉毫光。

白居易

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相一[車*丑]。為之願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倏然而逝。

韋文晉

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發願。一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內外皆聞。

并州汾陽老人

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大光徧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

滎陽人。舉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求願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

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加趺面西而化。

李知遙

長安人。率眾為五會念佛(唐大歷中。法照師於衡州。開五會念佛。今李知遙為五會。應是師法於法照。五會者。當是五日為一會也)。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床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馬子雲

唐時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沒。

于昶

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晝決曹務。夜決冥司。每知灾咎。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至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即念佛而沒。

元子才

居潤州觀音寺。誦彌陀經念佛。忽小疾。夜聞空中香氣樂音。似有人言。粗樂已過。細樂續來。君當行矣。念佛而化。異香數日不散。

元子平

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張抗

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呪十萬遍。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鍾離瑾

會稽人。位至少師。幼事母任夫人。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予將行矣。及晨起

。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二十事。後宰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令之女。報所親。緩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安得獨為高誼。予有猶子。請平分奩具。俾同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收錄。已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為浙西憲。與慈雲懺主。論往生指要。清修彌篤。自夫人有栴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之期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公乘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眾迎之西去。計其年正一紀。

鍾離景

融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奈何奈何。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秖在自己家。一夕命僧玆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夫。三世得生淨土。曾孫松居於婺。乾道中。奉祠吳郡。與寶積實師東平呂洎等。結社念佛。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文潞公

諱彥博。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山寺。禮佛入殿。忽見像壞墜地。略不加敬。有僧詰之。公曰。像既壞矣。瞻仰何益。僧云。像無新故。道不生滅。公聞之有省。作禮而出。後參淨嚴法師。誓集十萬人。為淨土會。普勸念佛。臨終無疾。念佛而化。

蘇軾

號東坡。官翰林學士。南遷日。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人問之。答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母夫人程氏歿。以簪珥遺貲。命工胡錫。繪彌陀像。以薦往生。又老泉曾於極樂院。造六菩薩像。蓋蘇氏之歸心三寶素矣。東坡臨終述偈云。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

楊傑

字次公。無為人。官尚書主客。徧歷禪林。參尋知識。晚年畫西方佛像。隨行觀念。舍壽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馬亮

官侍郎。守杭。詣靈山。學淨土業。慈雲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往生略傳。臨終念佛而逝。

子玕

朝奉。又依十疑論用心。在官閱教藏。誦經念佛。皆有常課。忽一日易衣。念佛端坐而化。有氣如青盖。出戶騰空西去。几筵時現瑞光。

玕之子

永逸。官宣義。每習十六觀。歷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香。

胡闔

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晚年致仕。笑傲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佛大威德。眾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露何有。闔大感悟。一心念佛。請僧為之助。一日律師至。闔曰。荷二大士降臨甚久。師為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葛繁

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與王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之間。俄聞繁無疾而化。

王古

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江公望

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蚤亡。託夢舅氏曰。欲稟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富貴。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幽關。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朝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王衷

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旋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遍。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加趺而化。

張廸

居錢塘。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於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賈純仁

霅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梅汝能

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粧飾。設齋慶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未幾道生亦亡。

馮檝

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檝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栴檀像彌陀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師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柱杖於膝上而化。

吳子才

字信叟。蘇郡人。與弟子章。同參雲屋。受念佛法門。精進無間。子才致仕之後。預作一棺。夜臥其中。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及早回頭歸去來。自從而和之。一日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清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吾當行。言訖而逝。

錢象祖

天台居號止庵。守金陵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為念。嘗於鄉州。建接對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庵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後二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侄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王仲回

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張榆

官兩浙都總管。期生淨土。刻勵念佛。闔門長幼靡不從化。鑿池栽蓮。日率妻子。課佛萬遍。孝宗皇帝親書蓮社二字。賜焉。

陸沅道

號省庵。住明之橫溪。晨起焚香趺坐。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灾。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念誦。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每日法華一遍。彌陀萬聲。一意西馳。年八十五。沐浴整衣而逝。洎殮。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盖出自口中。

王日休

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朝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千拜。夜分乃寢。嘗為淨土文十卷。簡易明白。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久之忽曰。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一青童引之西去。

房翥

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即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孫扑

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扑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嘗夢至蓮池。與清照亨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扑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旨。即加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龕。歸庵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讖。

王圓

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通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孫忠

四明人。蔬食持戒。蚤慕西方。於郡城東。築庵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外尋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

眷定國

號省齋。為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二八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令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樓汾

四明畫錦名門也。因兄寶洲。究明佛理。每與沙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二。忽得疾。乃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說法開導。諷觀經。設像[巾*((冂@人)/登)]對臥床。喜曰。真我師也。復請僧念佛千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化。

魏世子

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病死。七日再甦。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啟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已有芙蓉大花。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啟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

葛濟之

句容人。稚川之孫。故世事神仙。妻紀氏。存誠佛法。朝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明。投梭仰望。見西方如來真形幡盖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今得瞻見。便頭面作禮。及引濟之同瞻。尚見半身。俄而隱沒。厥後夫婦念佛。相繼而化。

左伸

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二萬。過後臥疾。命男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夢三偉人立江皐。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彌陀經。遽曰。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

家武林。絕心世務。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日誦法華。念阿彌陀佛。專心不懈。忽見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報儼云。明日卯時。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當。就座合掌而化。

閻邦榮

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呪。每朝向西一誦千徧。或率眾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姚約

家霅川仙潭。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遜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海友師。勸里人結淨業社。約實主其事。忽告友曰。久厭浮生。不日西去。師可助我繫念。友遂日與持誦。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約已往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壽未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閱月果終。懿同社友也。

沈銓

錢塘人。同妻施氏。專心淨土。平時諸善。悉用回向。後及妻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而去。

梅福

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眾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孫良

家錢塘。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胡暠

家霅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暠乃往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唐世良

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欲別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旛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偉

錢塘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眾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日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秉

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於淨慈輝。自得有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閣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於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邵彪

字希文。鎮江人。為士時。夢至一官府。人皆稱安撫。彪自喜曰。豈非予及第後作安撫乎。行至前見。一官員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不。對曰不知。令引彪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彪乃作人聲。叫彪姓名。彪遂念阿彌陀佛。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阻人前程。不可不誡。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官職自有定分。不可苟求。

望江陳企

嘗妄殺人。後見鬼現。企畏懼。急念阿彌陀佛。鬼不敢近。企念佛不已。鬼遂不現。後嘗念佛。臨終坐化。後半年。附本家孫女名妙光云。我因念阿彌陀佛。已生極樂世界。舉動言語。一如平生。親戚相知皆來看。至兩三日。家人云。惜乎你在生時。不曾傳得喜神供養。企遂現儼然如平生。惟面帶小顏。其頭如佛之螺髻。

劉慧仲

湖州長興人。以夜夢多恐懼。龍舒居士勸以念阿彌陀佛。慧仲至誠高聲。念一百八遍。當夜遂安寢。次日如前念誦。自此皆得安寢。以此見佛力廣大。無所不可。

李子清

寄居秀州。頗好道家。嘗從學於王龍舒。久苦疝疾。龍舒告云。但恐子清不信。若信之必效。乃授以一方。令臨發時專念阿彌陀佛。而服此藥。子清從之。其日遂愈八分。次日復如是。遂全愈。子清由是篤信佛理。常以淨土文。置於袖中。

李彥通

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扃鐍甚固。逡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樓閣佛菩薩眾。遂請睎經道果二行人。至臥榻前。說法策道。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陸浚

家錢塘。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謂之曰。此時好去。浚曰。眾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魏師贊

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我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何曇遠

錢塘人。常持菩薩戒。專修淨土業。夜中念佛。忽謂師曰。見佛身金色光明。旛華滿空。異香盈室。俄忽化去。

越大善寺童行

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大菩薩來矣。即座儼然而化。

倪道者

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庵。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眾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窠生臥榻前。謂眾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眾念佛。至於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中。又謂眾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馮珉

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槊往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罪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潭州黃打鐵

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托鄰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座而化。

計公

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眷學。諭以擘窠圖印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圖與眷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徐六公

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泊然而化。

沈三郎

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脛令直。經半日欲斂。忽舉手出帛被。矍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脛。以肘節捶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毗。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何曇迹

年十八。持菩薩戒念佛。一宵四皷。即起念誦。人云太早。答云。見佛金相旛華來迎。遂脫去。

朱綱

京都人。業儒。中鄉舉三上舂官。不第。乃就職官。二府致仕。專修淨土。日課佛三萬。十五年無少怠。臨終坐榻上。兩手擎珠。念佛不撤。異香滿室。乃云。佛來也。連聲稱念而逝。

顧公寶幢

名源。志修淨業。與道友張老居士善。疾篤。集僧俗十念阿彌陀佛。唱和相續。張與焉。公謂云。此時尚不見動靜。張云。汝大錯。何用疑。須專切打起精神念佛。須臾間。眾忽聞異香滿室。公自見身坐蓮華中。諸子悲戀不勝。諭曰。汝等謂我往何處。何處即此處。諸佛迎我。三皷啟行。我願既遂。汝等之願亦慰矣。至期。含笑而去。

朱元正

海鹽人。為諸生時。講孔孟之學。端方不苟。六十後深入禪悅。于宅後敝屋三楹閉關。不與家事。門上題譬如我已死了六字。每日功課。午前諷法華經一卷。午後念佛千聲。庚申四月。唐宜之同其門人陳則梁訪之。公謂則梁曰。宜之向曾與汝書。勸子修淨業。可切聽之。既而則梁曰。老師年高。盍少開酒禁。公曰。子意謂衰年當藉數盃。以調氣養血耶。不知我之生死已畫得斷。何復言此。公說畫得斷時。因以手在几上。畫一畫。盖已了生死矣。七月無疾。忽謂子曰。吾在此無事。可行矣。子問何處去。曰西方去。子及孫固留。許之。至臘月朔。示疾。不食。家人倉皇治後事。公曰。勿忙。此臘八半夜事也。預誡家人。臨行時。勿令婦女來。過二三時。來亦勿哭。及期。端坐而逝。時方鷄鳴。比天明。眷屬方至舉哀。公復醒開眼而不開口。但搖首令女人去。仍瞑目而逝。

丁明登

號劒虹。江浦人。萬歷己酉。歸依雲棲大師。篤信淨土法門。改號蓮侶。丙辰登第。宦遊溫陵。每以出世大事。開化緇素。感悟甚多。守衢時。力禁屠牛。有無賴犯法。捕之急。知公敬僧。即薙髮進。公令里甲察其還俗日。重懲之。其人勵志參修。卒為名衲。初任泉州司。李憲批枷責。公立法。願納米者聽。用以贍獄貧犯。夏月修

葺監舖。給香薷飲葵扇。冬月設暖匣椒薑。擇醫視病。更買素珠百十串。散眾囚念佛。恒語人曰。人在患難。發心者多。吾乘其悔恨。導之念佛。幸而出獄。為良民矣。[怡-台+悶]念室中閨流不聞佛法。請禪師演說大乘。令于幃內聽之。眷屬一時披刓者四人。聞蓮池大師言。有老嫗稱其夫念佛一心不亂。臨行一請而別。嫗由此深信淨土。大師亦自此發心出家云。公繪一請圖懸齋中。題詩。有與君一請謦然去珍重相逢九品蓮句。乙酉冬。病劇。十一月朔。具疏告佛。決意願求往生。日焚一疏。至第十日。粥飲如常。面色光潤。諄諄以同生西方。普勸親知。就榻稍臥。寂爾長往。輯有故鄉消息。蓮漏清音。芥火茹商。淡話十餘種。行世。

唐時

字宜之。湖州人。參蓮池師。勤修淨業。初以明經別駕壽陽。繼輔襄國。舉家眷屬悉歸依三寶。晨則各持經文。夕則同集念佛。崇禎辛巳仲春。闖賊破襄陽。公投端禮門左井中。家人掖之而出。氣已絕。復甦。奉旨提究。得從寬典。旋請假歸里。而襄陽季冬五日再陷矣。初不死于寇。繼不死于井。終亦不死于法。豈非慈悲默佑功德不可思議者耶。公自述數年來感應道交。丁亥臘八。於長干寺。念佛禮塔。見佛相於塔光。佛黃金色。光則如雪如冰。如明鏡。戊子七月五日。念佛于禪堂。開窻忽見鍾山浮巨海中。金佛巍巍。祥光燦爛。瓦礫墻垣。喬木叢林。盡空不見。臨化瑞應彰彰。所輯有蓮華世界書。法音頻迦音等。刻行于世。

劉通志

京都人。精懇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鄰人李白齋先卒。通氣絕。自早至午。復甦謂家人曰。適見一舟。云往淨土。乘舟三十六人。白齋與焉。我亦數內。但衣未新潔。又忘帶念珠。特艤舟相待。家人急為易衣。珠掛其項。須臾而逝。

唐廷任

號體如。蘭溪人。孝友醇慤。出自天性。少遊黌校有聲。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凡十三年如一日。篤志西方。萬曆癸卯仲冬。六十壽朝。忽謂諸子曰。新春十一日。吾歸矣。數日前。禮誦如平時。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

楊嘉禕

字邦華。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三持不殺戒。蚤虱無所傷。潛心淨土法門。日誦彌陀經。二十三。肄業南雍。俄疾作。以萬曆乙巳仲冬十九日卒。卒之先。夢遊地獄。見地藏大士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命。延僧誦經念佛。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花現吾前。得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撤。命息燭曰。汝輩假燭為明。吾不須燭。常在光明中耳。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問勢至。曰。不見也。言訖忽躍起。拈香連聲語曰。彌陀

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然而逝。仲兄嘉祚傳其事。而矢之曰。予所誑語。墮拔舌獄。其亦見之真。而言之切歟。不信淨土者可思已。

郝熙載

錢塘人。法名廣定。平生忠信不欺。以德行稱於黌校。晚歸佛持誦。夙夜加虔。萬曆辛亥春二月。得疾。每睡覺云。吾夢於山中求見佛。佛未見。見百鳥叢集。如是累日。至二十七子夜。忽云。有二童子來迎。佛坐蓮華臺。現吾前。吾往矣。吉祥而逝。

戈以安

錢塘人。法名廣泰。性至孝。素積善行。而深自韜晦。不求人知。晚年精誠奉佛。與靈芝僧玄素。結春秋二社念佛。誦華嚴五經。忽謂人曰。吾大限將至。當為西歸資糧。遂自室課誦。昕夕不撤。預定歸期。於臘月二十一日前二夕。母子環視悲哽。居士笑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凝神淨域。面覲彌陀。若等慎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諄諄惟囑助念。無間雜語。至期。寂然而逝。

孫叔子

法名大玕。自幼敏而好學。年十二。隨父鏡吾公。奉四十八願彌陀像。入雲棲。因受五戒。歸斷葷血。矢志念佛。誓取金臺。勤苦不惜身命。俄見兩比邱持蓮華。以一心淨土印可。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矍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大呼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時萬曆辛亥仲冬十一日。有淨土十二時歌。傳世。

戴百戶

與陶百戶共辦事。巡撫麾下時。錢塘江有殺人巨盜。號滿江紅者。黨勢熾盛。官吏不敢捕。巡撫潛召二人。手給一牌。令捕滿江紅。二人[拚-厶+去]身入賊。多方誘致。臨刑痛恨二人。誓必索命。二人懼棄職持齋。誦經念佛。以解冤結。戴百戶忽預別親。屬至期坐。脫良久又醒曰。陶兄臨去。正念一差錯。走路頭故。我來與汝等說耳。明日我當去。次早復坐脫。鼻垂玉柱。異香滿室不散。

華居士

江干人。醇朴無偽。與人不欺曲。中年屬業諸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朝暮惟孜孜念佛而已。後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正冠端坐。別眾而逝。其子先已作棺。于是易龕。如沙門故事。舉龕之日。觀者如堵。遠近嚮慕焉。

蓮華太公者

越人。一生拙朴。惟晝夜念佛不絕。命終之後。棺上忽生蓮華一枝。親里驚歎。因號蓮華太公。

郭大林

湯陰人。平生端潔雅素。出世為懷。遇僧教以念佛。遂一心淨土。年七十六。一日無疾。與子別云。明午當去。至時坐脫。

糖擔老人

住杭州。賣糖為生。口中念佛不絕。忽一日挑糖擔出。見人便曰。汝早喫我糖。我當歸去也。更至數相識家。約曰煩你明日。來擡我棺。我要歸去。識者訝之。且信且疑。次早謂其妻曰。可備飲食。以待來人。餉時識者皆至。老人引令擡棺。到家沐浴。更衣拱手。語眾曰。我當自寢于棺。不勞汝等。將身坐棺中。怡然就寢。遂長往矣。眾咸驚異。

吳江太湖灘。有一老人。生平惟喜念佛放生。別無所知。每行路時。拾灘頭螄蜆。放入水中。雖極冗不顧。平日遇有生命。輒解衣割食買放。曾無退懈。忽一日謂家人曰。吾當西逝。可集親友送我。因集眾念佛。安然坐逝。異香經宿不散。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澆燭。故以著名。僦居婁門一屋。子身長齋。晝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閶內外數十大燭舖。皆爭迎澆燭以燭。係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澆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語店主云。吾積有薄貲。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敬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眾店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匙鑰授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眾大剎齋僧及菴院。接眾處皆分惠作福竟。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門道俗。送龕火化者千萬人焉

太倉上舍吳叔寶

名鳴珙。家貲殷厚。素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化。忽沐浴。命延隆福寺印初法師。宣授三皈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合掌逝矣。頃復開目。語妻兄王煙客先生曰。吾纔發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從床下躍出竟。是蓮華世界。自省平日。何善乃復此。世人努力。言訖索水。自照。中夜恍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復大呼快哉而逝。有異香發于室。

太倉吳瞻樓

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雜餘業。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呪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後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目前。親見攢盒每格。下襯錦繡。上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臼。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

太倉黃攝六

名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裔。博學修潔。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薦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藹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七篋。佈嘫施。

繼以膜拜。聞者恠之。後獻賊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誓登城擊板。念佛。中夜。佛聲震天。獻賊恠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善飯僧。僧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賊誡勿擾。寂然而過。鷄犬不驚。後歸田。堅修淨業。己亥陽月。疾稍亟。靈隱僧戒顯。與其內兄王煙翁。衝寒過其廬。則四壁張彌陀像。為西歸計矣。乞戒顯。丙夜授菩薩戒。即為極談。惟心淨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剋八日必行。屆期。吉祥而逝。

余集生

得罪在獄。首唱念佛。諸人多從之處決。屆期相聚。晝夜不絕。滿壁忽覩佛像光明。旋奉恩詔。末減。

金光前

起身戒伍。目不識字。然見有義之事。則必銳意為之。其妻龔氏。是盧州孝廉之女。痛遭離亂。歸心西方。且粗知書史。凡遇梵典。晨夕持誦。光前為之感動。而篤信焉。順治癸巳冬。奉討不庭。相携入閩道。出武林。聞具德和尚說法靈隱。同往參問。親承開示。自此潛心念佛。愈切愈堅。辛丑夏。還京。駐節錢塘江干。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于此作轉身之活計。求和尚一證明耳。何以藥為。龔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田地。遂徙帳入崇聖菴。蓋欲夫死得其所也。菴居旬日。龔造二棺。謂人曰。妾與金公偕行矣。顧無人為公畢後事耳。事畢我當往矣。光前聞之。即怡然長逝。龔事畢。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一日。覺身稍倦。倚棺而眠。少頃醒曰。時至矣。端然趨寂。顏色如生。

韓承山

平湖縣人。為人誠朴。力務農桑。積累家業。田園約千餘金。居恒惟持齋念佛而已。年八十一。康熙元年四月。忽謂子曰。明日汝可偏請親族來。我欲與之話別。子依教請至。對眾曰。我止有七日住世。特與汝等作別。至期。沐浴更衣端坐。悉令子女環坐念佛。自亦念佛。良久不動。近視之。已委蛻矣。

喬忠我

長興人。鬻竹器為生。兩手削竹。口中念佛不撒。禮烏瞻普聞和尚。每瞻山結制。亦入禪堂。康熙元年。三日前。預告親朋子女曰。我將歸去。至十月朔。更衣向西。正坐念佛。有來視者。令念佛相助。對同道師僧曰。而今一別。當于蓮池中相會也。言訖悠然而逝。

翟夢鯉

法名淨震。臨江人。素行誠樸。篤信淨土。年踰古希。精神矍鑠。課念無違。兼誦金剛經。康熙戊申七月。忽示疾。至八月十三日。緇素親友皆來探視。乃謂眾曰。感蒙垂顧。須念佛助我往生。手自輪珠。毫無倦意。頃云。明早去矣。屆期。念佛而

逝。

沈養素

法名智恩。臨江人。耑修淨業。寒暑靡間。年登七十六。涉險如夷。時稱佛號。誦金剛。嘗轉法華三十餘部。康熙戊申八月。偶抱小恙曰。我當追蹤翟夢鯉也。謂子曰。九月十五日我歸去矣。子云。十五欠利。十六好。厲聲曰。寧可上前。莫使退後。至十四日。念佛而逝。身有異香。數日不散。

戴童子

名公烈。休邑人。流寓塘棲。鎮水北界。生自儒門。週齡失母。為兒戲時。不踰禮法。年十二始習舉子業。英英露穎。十三益聰敏。動止類成人。然賦質清弱。因醫[病-丙+班]疹。致傷胃氣。乃就醫。吳門寓所。有蓮池大師竹窻隨筆數種。每取其書。反覆細閱。若有會心。七月初六。忽端坐謂其祖曰。助我念佛。遂朗稱佛號。其祖和之。始則聲高。漸至聲低。終乃無聲。尚見唇動。頃之唇亦不動。兀然而化。

沈敬孚

名炳。長洲人。少得喘疾。過三十而劇。因發出世心。持佛名頗切。至年五十。病益甚。自正月至九月。一息僅屬。遂矢願斷肉。其友楊廣文省之。勸持金剛經。扶起受之。讀盡卷。居三日。加持至三卷。半月而病愈。自後日以三卷為常。持佛名不撒夜。坐輒至曉。喘病遂除。尋受五戒。子旅亭和尚。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示微疾數日。其月晦。晨起洗沐畢。喘甚。回首向西。結跏念佛。其妻在傍。揮之去。已而寂然即坐逝矣。遺言以龕殮。用茶毗法。其妻尋出家為尼。

顧天瑞

大村人。老而無子。與妻陸氏。長齋修淨業。僧舍有為念佛會者。夫婦與焉。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天瑞無疾。誦佛名而逝。年七十二。

陸士詮

號近堂。元和人。初在玉壇。為友祈疾。有神教禮梁皇懺。近堂。因禮懺。發心詣天寧菴。受菩薩戒。持名修觀。誦法華經。乾隆五十二年。尋得瘍疾漏下。臥牀不能起。將終。目光上矚。若有所見。口稱白蓮白鶴及諸大善人。復連稱佛佛。右脇而逝。異香滿室中。

馬[冗-几+丁]良

名榮祖。秀水人。為諸生課徒以食。年三十餘。得咯血疾。遇祥峯文師。勸令念佛。病良已。遂長齋。受五戒。日課佛名三萬。如是十餘年。疾復作。臥床月餘。自言三聖現前說法。日常在大光明中。臨終見佛來迎。連稱佛名。右脇而逝。時乾隆五十六年。

在閨清操

隋文帝皇后

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常念阿彌陀佛。以八月甲子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然震响。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着淨衣。口含沈香。忽眾聞沈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帝問閣提斯那三藏。是何祥瑞。對曰。西方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

姚婆

因范行婆勸令念佛。後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告佛言。未與范行婆別。請佛暫住空中。范至。姚婆立化。

荊王夫人

王氏。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敘謝。因夫人訓責。今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也。人間纔發一心。池中即生一花。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花。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疎散。即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花。朝服坐上。其花稍悴。曰此馬玕也。復前導數里。遙望金臺。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觀音閣佇立而化(荊王楫徽宗之子)。

吳氏縣君

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吳氏閱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花。數日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殿閣境界清淨男子。人問。彼佛如是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如是三年。一夕徹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嘗事觀音。列瓶[午/止]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必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馬朝奉玕之妻

王氏。修十念法。持破地獄真言。嘗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偈呪之賜。後因寢疾。念佛而亡。親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蔡氏縣君

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朝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花現空中。遽索平時修行課目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馮氏

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臥而逝。三日之間。玅香芬馥。

鄭氏

錢塘人。日課觀音經。念佛不撤。後病中索浴。西向坐。問家人曰。聞磬聲乎。淨土諸聖且至。已而合掌。喜曰。佛菩薩來。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遂奄然而化。

陸氏

宜人。家錢塘。朝請王瓌妻。常誦法華。晚年尤篤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續淨土傳陸師壽者。即其侄也。

朱氏

如一欽成。朱后之侄。歸於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喻。針鋒綴舍利如栗。連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刻擘窠圖。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朝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彩雲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

四明揚帥樓璹之孫。適寺簿周元卿。嘗披味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修。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玅聰

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化。

秦氏淨堅

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

家錢塘。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疾。禱之於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諷阿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塘。其夫姓于。賣魚為業。有男販私商。常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沈身於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沉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三自念佛。十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諷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四明黃氏

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履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虛。見蓮花一朵生於灰中。

錢塘袁氏

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眾現前。端坐而化。

錢塘陳氏

媼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疑然不動矣。

武林王氏

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朝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難升花臺。語畢而化。

四明孫氏

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遶行懺室。身掛縵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婆

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朝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鬘粟然。

安吉王氏女

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斂。惡血流滴。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手攬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

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錢塘盛氏

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眾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錢塘沈氏

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床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授我金臺。遂於臺前。方欲執錦褥角。其臺即行。恐有障緣。望眾更為念佛眾。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蔣婆

鎮江金壇縣株林村人。年七十許。死至陰府。命未盡。當還。閻羅王問曰。汝能念經否。對曰不能。王曰。汝不能念經。但念阿彌陀佛。既放還。蔣婆謂閻羅王。教我念佛。更無可疑。故常念佛。年近百二十歲。無疾而逝。

任氏夫人

修西方。雕阿彌陀佛像。長四寸八分。龕飾甚嚴。常頂戴行道。其像眉間。常迸出舍利。大如黍米。光彩照人。事詳鍾離少師傳。

汾陽約山翁婆

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朝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

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今當往生。

汾陽溫靜文妻

病在床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

醴泉孟氏女

久纏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諸親。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眾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旛華排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

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盖來迎。即日命終。

念佛道者。陳氏。頤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室。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眾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吳興陳氏

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彌陀諸經各一藏。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言訖右脇而化。

會稽胡氏淨安

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祥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錢塘孫氏女

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華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

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玅圓決生淨土。清照亨律師。即其兄。嘗往寺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莊嚴淨土。臨終之際。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周行婆

家太平州。蚤年念佛專注。一夕互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錢塘龔氏

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亨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端坐而化。

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

日誦彌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眾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聳身而化。

潮山黃婆

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鄰庵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

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雲川朱氏

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華。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眾。念佛為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

不知姓。刺血。自畫佛菩薩三聖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與人上。有正信女。淨心題云。願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胎。化生蓮沼。後不知所終。

嘉禾周氏

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項氏玅智

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庵。見人唯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

沈氏妙智

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饑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累累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崔婆

淄州人。平生茹素。性溫順。不與同輩爭長短。但誦阿彌陀佛不少撤。不持素珠。莫知其幾千萬遍。年七十二。得疾不下床。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脚踏蓮華步步生。咏不絕口。人問誰。語曰我所作。曰婆何時行。曰申時去。果如期而逝。依僧法茶毗。舌獨不化。

常熟陶氏

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臨終時。化佛來迎。

周婆

鄞縣寶幢市人。精修淨土。遇歲首持不語戒。晝夜常坐。盡月而止。遇夏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廢。一夕夢大荷葉偏覆一市。覺自身持數珠。行道葉上。既而微疾。隣人見幢盖入其室。黎明婆已念佛而逝。

鍾氏

仁和張後溪之繼室。年四十夫喪。遂持長齋。篤信念佛者。四十餘載。居常聞天樂鳴空。又夜常聞戶外佛聲浩浩。啟視。杳無人跡。如是異徵。屢屢槩見。泰昌元年臘月十六日。臥病。次年元朝。謂家人曰。見偏室蓮華并有幡盖。懸于床前。念佛而化。

薛氏

武塘世族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周。生五子。而寡秉節。自誓供觀音。香煙結蓮華。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丁亥五月。得疾。遂絕粒屏藥。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繫念。囑諸子翊贊著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讚佛偈。唱三歸依。輪珠念佛。一百八遍。逮午趺坐而化。蓮華香滿室。

于媼

昌平州邵村于貴之母。久積念佛。一日浣衣甚潔。謂其子曰。予將生淨土。子未信。至期。取凡置庭。心坐几上。脫去。異香天樂。比隣皆聞。

方氏

諸生吳應道室。三十寡。守志歸佛。專修淨土二十年。萬曆乙酉。年五十矣。小疾念佛不輟。無一語及他務。卒前一日。沐浴更衣。然香禮佛。還坐一榻而逝。

陶氏

居士張守約繼室。居士念佛陶亦信向。每日課誦。無間居士出禮普陀。陶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成殮。俄棺上出青蓮華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不知。其道行如此。

中官孫名之母

一生齋戒念佛。年老微恙。自知時至。告其子欲坐脫。子哀泣。止之不得。乃為作龕。至期入龕。安坐化去。

陸母徐氏

孀居。刻志淨業。夫有千金。出貸焚券。不取奩飾。罄以施人。恒于佛所。禮誦不輟。如是十載。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待往生。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高。聲念佛合掌而逝。

劉道隆母李氏

年四十長齋念佛。修淨室一間。供佛菩薩像。朝夕稱禮。每誕日誡子婦。母設慶席。惟禮懺一日或三日。如此者二十五年。將終前一歲。延僧禮懺七晝夜。夢大士持素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汝珠數。乃往生期也。夢中數之。五十三顆。不解其義。

至庚子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行矣。可舉家大聲念佛助我西行。即面西念佛。端坐而逝。

陳母朱氏

吳郡人。濬川居士室也。孝慈天植。素向三寶。年八十一。其子參雲棲歸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越二載示疾。卒之前三日。堂前大呼母名者三。母云。有二青衣。在此時病久孱困。忽躍起。竪脊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而逝。迎尸中堂。仰臥之尸。自轉向西。眾人歎其神異。

豫章人楊選一妻

三十生子後。即與夫別居。聽其置妾。自日長齋念佛。至己丑。十五年矣。八月忽生發背。痛楚入骨。見一惡鬼。以刀割其背肉。有大力神。驅之去苦。若脫。謂夫曰。吾將行矣。有童子四人相迎。夫疑病中囈語。問何往。答曰。往西方。遂化。

江寧湯道人公甫母

八十一歲。自少長齋念佛。每晨夕萬聲為課。庚寅元朝。公甫請融悟觀。如兩戒師。虔修大彌陀懺。以初四日。五鼓進壇。有唐道人宜之者。在壇外打報鍾。平明見白鶴數十。旅繞屋上壇內。緇素悉見。蓮華生佛。座下內外。金光覆空。山河大地。了無隔礙。下壇方散。此皆湯母虔修淨土之現證也。其往生上品必矣。

蔡坦如居士洞庭西山人妻

甚賢良。持齋念佛。放生然燈。作眾福。不求人知。既病劇。謂坦如曰。死固不須擇日。但世人俗見。謂修行人乃惡日死亦所不便。幸為擇日。明日吉乎。答云不吉。後日吉乎。答云亦不吉。乃曰。吾不能更待矣。今日吉乎。答云。今日頗吉。因即命取水澡浴。集親友。念佛正坐。合掌而逝。

寡婦張氏

家在常熟小東門外。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揀淨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即其平日所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襯體。汙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即見蓮花朵朵五色燦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相近菴中。作佛座卓圍。至今在焉。順治年間事。

餘姚徐氏

適烏山胡振嶽。舉四子一女。年四十餘。夫喪。遂託委家事。深居閫內。至心禮念彌陀佛千聲。如是者二十餘載。一日無疾。忽謂家人曰。多有金童。執寶盖迎接。越三日。當與偕行。屆期。呼家人囑訣曰。人當念佛。正坐而逝。

俞行敏妻卓氏

平生性直心慈。篤信佛法。尊禮玉林具德兩大師。間亦捨施。遇貧病人。必矜恤之。依法修淨業。日課念佛。誦彌陀經經六載。康熙丁未示微疾。安然坐逝。及殮時。顏色如生。歡容可挹。

杭郡太民江氏

訒公嚴先生繼。配都諫灝亭。公阮之生母也。太君產於望族。賦質賢淑。秉性仁慈。年十五適訒公。孝以承先。慈以逮下。凡五十餘年。初訒公歸依蓮池大師。篤信淨土。太君方青年。亦奉教虔修。每鷄鳴。輒起長跪。佛前誦經。念佛千聲。凡諸夜役。不呼睡婢。或勸無自苦曰。以此累若輩。豈學道人所宜。康熙戊申三月六日。晨課一如平時。達朝仍寢疾。忽大聲曰。觀音菩薩來矣。湯浴淨體。就枕而逝。

沈易生妻傅氏

法名德蓮。素篤信向。持齋念佛。沈以瞽者。賣卜所得。悉以飯僧。四方瓢衲。聞風沓至。傅氏不憚勞苦。而虔供者十有六載。康熙壬子七月小疾。至閏七月初一。索浴更衣。謂親屬曰。此有金童。來相接引。扶行數步。復坐。合掌念佛。瞑目而逝。

錢塘徐浩軒母

太宜人。奉佛甚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累數千圈。以記念佛之數。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念佛而逝。申刻家人焚袋於磁盆。忽盆內有聲。眾疑盆碎。俄見五色起布成緇。色上現樓臺殿閣欄楯堦砌之形。蓮華上合掌。趺坐之佛數十。雲中菩薩。皆如白粉新畫者。親友男婦童僕。以及治櫬成衣之人。無不驚嘆競觀次日將殮掇灰。啟其袋背。佛像樓臺諸形。與袋面無異。又一老媼執拂子。隨行誡異。事示驗也。

陸氏

顧天瑞室。長齋念佛。乾隆三十三年。得微疾。沐浴就枕。其妯俞氏。亦修淨業。隔屋居。半夜聞陸氏呼之曰。姆早晚好來。吾先去。趨視之。逝矣。年六十三。明年四月。俞氏亦無疾而逝。年七十二。

陸氏

金南溟族嬸。日課佛名千聲。齋期加五千聲。如是二十年。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偶患腹痛。翌日集家人長幼。各致慰謝。勸修淨業。怡然而逝。年八十七。

栢萬安母曹氏

年六十四。病熱。萬安自蘇州馳歸。視母氣已絕。唯胸前微溫。家人為治。棺衾悉具。萬安悲慟。禱于白衣大士。誦白衣呪一萬二千遍。願減己壽一紀。以益母。涕淚并下。其明日索飲。閱數日病起。萬安遂勸母修淨業。除一室供佛像。母遂長齋。日以初中後分。入室。掐數珠。誦西方佛名。輒千計。居十二年。年七十六。九月既

望晨。興謂其子曰。吾將去矣。可召諸親屬為別。明日親屬畢至。母悉與款語。戒諸子女。臨去時勿哭。日飲湯五六盞。至第三日。昧朝起坐。洗沐畢。易衣就枕而逝。

許氏

常州人。長齋奉佛。年至六十五。常慮未能專一。其婿栢萬安請曰。母年老。盍去家。吾有一室。可奉母。母從之。遂之婿家。萬安教以放下萬緣一心念佛。母如其言。自三月至六月。未嘗有間。一日向萬安下拜。萬安驚問所由。毋曰。吾生六十餘年。顛倒夢想中。未嘗一日安樂。自子導。我以念佛。吾朝而念焉。俄然而夜矣。夕而念焉。俄然而朝矣。世間安樂。何以過之。微子則不及此。是以拜。萬安曰。甚善。因為稱說極樂莊嚴。且曰。但得一心。聖境自現。聖境現時。亦勿生著。又三月母方夜坐。忽見一金蓮華現前。已而化作。百千萬億。蓎不層出。上昇虛空。光照無極。向晨復拜萬安。言其事。母自是容色。腴潤如三十許人。終日無他言。夜臥更許。即起坐念佛。雖精進衲子不及。臨終瑞應不一。吉祥而逝。

陶氏

號瓊樓。生平淨願甚堅。病中持佛名益切。臨終時。見金蓮華現前。惟曰。大和尚來。吾去矣。其後五年。隨寂根大士。降于玉壇。乩筆題詩曰。雨歇閒階芳草多。五年消息等流梭。洞中深閉煙霞跡。一任薰風送客過。因語眾曰。子等歸向極樂。全須打得一副金鐵心腸。外不為六塵所染。內不為七情所錮。汙泥中便有蓮華出現也。一句佛號。便有一光。千句佛號。便有千光。光自內生。非從外得。以無相故。阿彌陀佛在爾諸人面前。隨處出現。才有絲毫隔礙。此光便不能發現矣。念佛心要。時時覺照。方發得不退念頭。念佛聲要。心心悲切。方發得無上願力。心聲互融。光明四徹。無處不是佛。無時不念佛。方為得手。佛號無量。要知智慧無量。神通無量。慈悲無量。攝受無量。苟不發無量心。安能親見本師頂相。悲哉眾生。欲念未除。道根日壞。佛之視爾。將何以堪快快念佛去也。

汪氏

號鏡智道人。為李景熹繼室。年二十六而寡。發出世心。受菩薩戒。以佛法唱導鄉里。從而起信者百餘人。嘗刺舌血寫法華經阿彌陀經梵網戒品各一順。年三十八。病痢一日。起坐洗沐。合掌念佛而逝。

龔孺人

彭際清室。生平持戒念佛。逝後。玉壇弟子黃敬敷。為叩孺人生處于普門大士。大士示云。一念能回向。送心先到西。功修久已積。終不退菩提。現生懈慢國。將來可登九品。袁中即云。西方邊地。名懈慢國。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地。理固然矣。

發悔頓超

惟恭

荊州人。常事酒博。暫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靈巋。迹頗類之。荊人嘲之曰。靈巋作盡業。惟恭繼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恭聞之曰。我佛閔我造惡。拔我塗灰。豈有地獄之入。一日恭病。巋出寺有所往。逢少年七人。手執樂器。如寺之樂器。狀曰。我來自西方。惟恭上人寺何在。巋指之。即於懷出金瓶。取蓮華。如拳。漸開。葉葉出異光。望寺而馳。巋大驚。不敢回顧。次日回寺。則恭已夕亡。巋因感悟。卒守名節。為高德云。

雄俊

成都人。善講說。得財幣。必非法而用。又罷僧入軍。尋因逃難。復入僧中。眾多畏避之。俊聞經云。一念佛。滅八十億劫重罪。喜曰。賴有此耳。自後當造罪。口輒念佛。然若存而亡。猶伶倫之為戲。一夕暴亡。冥王曰。誤追汝也。然汝積惡多矣。宜略經塗炭。即令牛頭驅入地獄。俊大呼曰。一念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重罪。況我未臻五逆十惡。又多念佛。豈當至此。獄卒不敢凌逼。即以其語報王。王召至。謂曰。汝念佛。本無深信。可且回世上。更厲初心。俊屢以語人。時謂之地獄漏網。俊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後四年。同輩訪之。俊喜曰。汝親見知。當言雄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母以為地獄漏網人也。語頃即坐脫。

長安京

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蒲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天童即其識神)長安張鍾馗。殺鷄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羣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羣鷄散去。即端坐化去。

長安張善和

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汝殺我。善和告妻。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眾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

金奭

家會稽。業網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蓮社。蒙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華。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吳瓊

家仁和。先為僧。因家務還俗。兩娶生二子。屠酤庖膾。無所不為。遇造食。殺鷄鴨。以手提起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每切肉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忽眼上生瘤。如鷄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菴獨居。晝夜繫念。依普賢行法。發露懺悔。一日無病。往諸家。言別。來日去也。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將布衫換酒。飲訖大叫。云佛來也。即便命終。

饒州軍典鄭隣

誤追至陰府。放還。閻王。告云。汝還人間。勉力為善。汝見人殺生。但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彼得受生。汝亦得福。由此推之。足以見念阿彌陀佛。誠可薦拔亡者。增延福壽。不獨後生西方也。

錢青侯

販醃猪。一日忽謂其妻曰。此罪也。吾今徙業矣。遂輟販。請僧。禮懺之日。度羣猪。日誦阿彌陀佛。至年七十二。雍正二年。謂家人曰。吾將去矣。去時勿哭。為我誦佛名。贈行可也。逝三日遂逝。

含識俱往

裴氏鸚鵡

唐成都尹韋皐記曰。人有獻鸚鵡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善承聽每清晨永夜。發和雅音。阿彌陀佛。聲聲相續。一日有憔悴容。訓養者鳴磬而告之曰。將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揜。然而絕。案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沒有舍利。遂命火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日也。

長沙鸜鵒

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鸜鵒。俗呼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朝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華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為人豈不知。

天台鸜鵒

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鸜鵒。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華。大智律師為頌之。有立亡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華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泊舟浦中。李它往。劉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於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於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十五貫也)。題云還汝魚直。

吳雪崖公

為福州司理。生平虔奉如來。每往開元寺。禮佛誦經。素聞省僧多茹葷。而本寺尤有蓄牲宰殺者。公為請督撫。嚴示立石。以禁止之。頑風未能盡革。一日公在禪堂念佛。一鷄聞之亦念佛。公詰曰。汝輩云寺中久不蓄牲矣。如何有鷄。索得之。公念佛。鷄仍念佛。乃痛責僧曰。今觀畜生。尚有佛性。汝輩薙髮破戒。不若畜生多矣。墮落何疑。僧皆涕泣。懺謝曰。某等從此發大誓願。誠實齋戒矣。通省聞風知儆。沙門為之一變。公養此雞于署中。恒念佛不輟。後轉官。携至丹陽。送入海會菴。為其使遠近生信也。雞至菴日。即念佛立化。公為樹塔誌焉。

江西鄒子

尹祖。為廣東兵憲。有參將。自知三世因。一世為蛇。二世為書生。三世即今職。因提兵征洞蠻。過一山。諭軍士曰。我夙世曾於此山為蛇。今欲進山視舊屬。汝輩勿驚怖也。入見洞中。蛇無數。參將作蛇語。謂之曰。我昔與爾。并生于此。只因我能念佛一聲。即得生人中。今為大將。爾等何不念佛。求脫此苦耶。蛇俯首。作受教狀。凱旋日。復入洞察之。則萬蛇皆死。應以念佛化去矣。雛公聞而異之。述其事以傳。

杭郡普慈寺僧天一

畜一犬。每遇蓮社。眾信齊集。誦經念佛。犬即蹲伏。而靜聽者有年矣。康熙五年六月六日。俗例猫犬同浴。徇例浴此犬于池。次早死于圊側。僧眾憐之。為說三歸依。誦呪欲焚。犬忽起立。聽法音竟。復合前爪而伏。如合掌然。一眾驚歎。犬既現此神異。則知平日蹲伏時。必竭誠信向。口雖不能言。而心自默念。其往生安養。作上善人無疑矣。天一頌曰。荒荒古苑半靡蕪。幸有靈牀義未辜。踏徧苔蘚迎善客。吠殘蘿月警頑夫。遺骸日把真心顯。公案誰參佛性無。多載盡誠緣忽謝。茶毗莫異海山狐。

西舫彙征卷下(終)